



商天長風

张延河 著

作家出版社

高天長風

张延河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天长风 / 张延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7

ISBN 7 - 5063 - 3301 - 5

I. 高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4863 号

高天长风

作 者: 张延河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鸿艺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306 千字

印张: 12.25

印数: 001 - 2000 册

版次: 200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301 - 5

定价: 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前 言

胡锦涛同志就任总书记即去西柏坡，高瞻远瞩作出了关于“两个务必”的重要指示，令我十分兴奋，夜不能寐；

面对一个时期以来党群关系、干群关系及党内风气的现状，又令我十分忧虑，心焦如焚；

从孩提时期直至后来的几十年，每当听到建国初期“老革命”们可歌可泣的事迹，令我十分激动，敬仰有加；

党中央适时作出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决定，令我欣喜万分，心潮激荡。

以上便是我创作“长篇小说”《高天长风》的动因和动力。

建国初期那个年代民风之淳朴、党风之纯正，人们是那么留恋和赞誉；现在虽然今非昔比，氛围和条件已大相径庭，但人们依然渴望着那个年代的民风归来、党风复兴；依然企盼着每名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够经受住“进京赶考”的考验，锻炼得更加坚强；热切地希望我们的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的伟大旗帜，一以贯之地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。

为此，我在小说中着力塑造了一位那个时期的女县委书记的形象，她为革命、为百姓付出了巨大牺牲：她失去了女儿、失去

了家庭、失去了爱情、失去了提拔升迁……她失去了许许多多，只得到了人民大众深深地爱。

但愿我的初衷能同读者读后的切身感受相一致；但愿我们党“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”和“艰苦奋斗”的优良传统，像那高天的长风一样一阵一阵吹不断，世代永相传。

权作一名老党员的礼物，献给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”伟大的民心工程！

作 者

二〇〇五年三月

一九七九年金秋时节的一个早晨，一位老妇人在两个年轻人的搀扶下从霞光中走来，她们登上江源县城东郊的方山。方山顶上镌刻着刘天明、冯新天、朱有财和抗联七十二烈士名字的烈士碑迎风而立。老妇人在烈士碑前深深地鞠了三鞠躬，献上一个精美的花圈。这位老妇人的发、眉已染上了岁月的风霜，俊俏的脸庞上刻下了时光的痕迹，但却精神矍铄、满面红光。她，就是二十年前的江源县委书记王风。

王风带着刚刚平反恢复名誉的喜悦，带领从水电学院毕业的儿子马小中、儿媳冯小斐回到江源，她要把两个孩子交给江源县委、交给江源县的老百姓，让他们继承父亲冯新天的遗志，同时接替老人自己未竟的事业。

站在方山之巅，鸟瞰江源大地，朝阳明亮而灿烂，天空深邃而广阔，山下无垠的稻田金黄如锦缎，秋风中飘洒的五谷清香浓郁而醇厚……

扶今追昔，王风的眼前浮现出了二十年前在江源九年风风雨雨苦斗如歌的岁月：

第一章

(1)

一九五〇年的冬天来得特早，“立冬”时节还没到，松花江就封得严严实实，镜子似的江面被坚冰覆盖着，白里透着绿色，闪着刺眼的光芒。大雪一场接一场地下个不停，凛冽的北风裹着无数把锋利的“小刀子”，刮到人的脸上扎得生疼。树林子发出呜呜的呻吟，雪地上刻出一道道深浅不等的沟沟坎坎。

双江省省城，街道旁的楼顶上偶尔可见已经褪了色的“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”的大字标语在风中不安地躁动着；路上铺满了一层刚刚下去的积雪，被凛冽的北风吹得在破旧的柏油路上奔跑着；路旁干枯的榆树在风中拼命地摇曳着、抗争着；沙皇留下的教堂的屋檐下，几只灰黑色的鸽子瑟瑟着脖儿，转动着贼溜溜的眼睛不肯飞离避风的窝窠。

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，戴着一顶皮帽子，身着灰色列宁式棉上衣，腰扎皮带，打着腿绑，急匆匆地赶路，腰杆挺直，走路都带起一股风。她来到一座大院门卫前停住脚步，卫兵检验过通行证，便径直奔到挂有“中共双江省委员会”牌匾的办公大楼前，进楼后向收发室人员打了声招呼，登上二楼，走到二楼尽头门上标着“01”门号办公室前停住了脚步。她摘下棉帽子抖了抖雪，梳理了一下散乱在额前的短发，露出她俊俏的面容，端正的五官生动地布置在那张瓜子脸上，两道眉又黑又细又长，弯弯地

罩在两只墨黑的大眼睛上方，那矜持的眼神里，谁也猜不出里面藏的是温情的柔光，还是愤怒的刺芒。她那两道细眉的尖端，随着眼睛变圆扬起来，简直是两座“冰峰”，显现出一种刚毅和不可战胜。她跺了跺脚，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。

组织部长庄严正坐在办公桌前，就着一杯开水吃馒头，听见敲门声，还未等“请进”两字说出口，门外就闪进来一个女人。庄严急忙站起来，忙不迭地咽下嘴里的馒头，用手指着一旁的长条木椅，说：“请坐，请坐。”

庄严的办公室十分简陋，四十几平方米的风子里，只有一张三屉的办公桌、一把木制的靠椅，还有一张木床和一个长条大椅。床上的被子散乱着还没有叠起，显然昨晚又开了夜车，刚刚起床。庄严不时地搓搓手，显得有些冷意，他看了看手表：“噢，王风同志，怎么这么早就跑来啦？”

王风身子尚未坐定便半开玩笑地说：“部长大人找我，哪敢怠慢啊！”

庄严笑呵呵地说：“小王，进城后女同志的装束都革命了，你怎么还是老传统啊？看来你还是准备上前线啊？！”

王风扯了扯上衣的下襟，笑着说：“哪有这个瘾呐，就是习惯了，一时半晌改变不过来。”

庄严坐下来点燃一支烟，瞅也不瞅王风，像是跟别人谈话一般：“你在省民运部工作几年啦？”

王风笑了笑回答：“那不是你和我谈的话吗？一晃三年啦。”

庄严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时间过得真快呀。小王啊，建国刚刚一周年，政权要巩固，经济要恢复，抗美援朝志愿军过江还不到两个月，需要我们地方在人力上、物力上给予支援，任务很重，缺人啊！”

王风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要有变动，马上说：“庄部长，你就直说吧，调我上哪儿去都行，我王风绝不打退堂鼓！”

庄严认真地打量王风一番，心里十分理解地点了点头，瞬间又变得严肃起来，说：“你说对啦，最近省委研究，咱们省具有全世界著名的两个大平原，应该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。尤其是全省还有全国著名的四五条大江，这么多的江河湖泊，内涝外淹等水害年年不断。可是省农业厅领导里没人抓这方面的工作。所以，省委决定，调你们家老马到省农业厅做副厅长，专抓水利工作。那么，谁到江源县当县委书记呢？省委考虑，第一，你在省民运部工作了三年，又是分管农村民运工作的副处长，对县级情况了解，特别是你去年秋天给省委写的那份关于江源县的报告，省委赵书记认为你很有思想；第二，江源县是你的老家，对那里的地理、人情你熟悉；还有第三，按照中央的指示，要发现、培养、提拔女干部；最后一条最重要，江源县水灾连年，你是学水利的，学以致用，王风治水嘛。所以，省委决定，你们家两口子换防，老马进城，你去江源县当书记，怎么样啊？”

昨天晚上王风接到省委组织部的电话，说庄部长要找她谈话，就已经意识到了可能工作上的事儿，没想到工作会变动，她根本没想到组织上会派她回江源县，更没想到叫她接替自己男人的位置去当县委书记，她对组织上这个安排毫无思想准备。她倒是曾经想过自己的丈夫几时能回到省里工作，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过日子，今早离家时女儿还嚷着想爸爸。但她更知道党的纪律是铁的，当组织上调动你工作的时候，必须无条件地服从，让你去炸碉堡你也得冲上去，只有服从，不能说个不字。否则还叫什么共产党员啊！她思忖片刻：“庄部长，省委要求什么时间到任？”

庄严点了点头：“当然是越快越好。最好是明天，老马打马回城；你呢，走马上任。”

王风站起身来，两臂垂直，身躯笔挺，如同将士接受首长的命令一样十分庄重地说：“是！”

庄严走上前去把王风按坐在凳子上：“我的书记同志，别忙

嘛，坐、坐，坐一会儿嘛。”

王风从凳子上又站了起来：“庄部长，你还没有吃完饭，我也得回部里交待一下工作，家里也好准备准备。”

庄严挥着右手示意王风坐下，王风不得不坐了下来。庄严笑了笑说：“王风同志，不要急嘛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你和老马结合，我是红媒；你和老马两地生活，我又成了‘王母娘娘’，真是成也老庄，败也老庄啦。看来，你们两口子还得过一段牛郎织女生活喽！我相信你到江源一定能干好，但时间不会太长，组织上一定会考虑的。这样吧，今天下午我就叫人通知江源县委，明天省委去人传达省委的决定，先不告诉老马是什么决定，你呢也不能泄密，咱们给这匹老马抽一冷鞭子，叫他来个惊喜，怎么样啊？小王。”

庄严望着王风，王风会意地笑了。

庄严送王风走到办公室门口停住脚步，“小王，今天下午五点，请你到我家，我和崔放为你饯行。晚上见！”

(2)

第二天上午，一辆破旧的苏联六九吉普车，慢悠悠地行进在省城通往江源县的乡间土路上。车内副驾的位置上坐着省委组织部孙一夫处长，王风、王母、四岁的儿子马小中和两岁的女儿马小芳四个人挤在车的后排座位上。孙处长警惕地望着车外，如同警卫人员在履行他的职责；两个孩子好奇地向车外望着，那路、那树，那广袤的黑土地，他们都感到新奇；王风一脸的凝重，回头望了望远去的城市，又看了看母亲那张阴沉而又无可奈何的脸，脑子里闪现出昨晚的情景：

晚上五时，王风应邀而至。庄严正在下厨，崔放忙着整理简

陋的客厅。王风进得门来，被崔放拉到木椅上热情地聊着。

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庄严就把酒菜摆上餐桌，热情地招呼着：“来，来，吃饭，尝尝我的手艺。”分宾主坐定，庄严给王风、崔放各斟了一小杯香槟酒，自己倒了一杯“老白干”，又分别给王风、崔放夹菜，自己把筷子一撂，喝了一口酒笑吟吟地说：“王风啊，想想咱们在抗联的时候，连野菜都供不上流儿，再看看今天，啊，真得好好工作，不然，怎么说也对不起组织，是吧？”

崔放满脸得意，接上庄严的话说：“王姐，不，王处长，你看我又叫错啦，王书记，我是知足啦！这不，老庄把我送到医学院上学吗，将来毕业给他当个保健医。咱们嫁给他们的時候，组织上不就告诉了吗，要向首长学习，要为首长服务。我这一辈子，就得靠他啦。伺候你一辈子，行吧？我的庄大部长。”崔放说完瞥了一眼庄严，然后惬意地笑了起来。

庄严佯装严肃地反驳道：“我说崔放，你不能这么说嘛，今晚上我下班就回家做饭，不是一样伺候你吗？”

崔放调侃地说：“你可别装啦，你这是特意做样子给王书记看的。”

庄严十分郑重地说：“不，我绝不是装样子。我有时候就这样想，若不是革命，你和我，小王和老马是绝不会成为夫妻的。当初，你们嫁给我们这些半大老头子，是从心里愿意吗？那不一定。那是听组织的。但是呀，嘿嘿，如果不是为了革命，我和老马也不至于四十来岁才能找到老婆吧？这叫革命使我们相聚首，革命叫我们成了一家人啊。现在已经形成这个事实，就得先成家后处感情，整出个劲儿来，就叫志同道合、恩爱相伴吧。啊？”

王风静静地听着，心里羡慕着，我何尝不想也能这样啊？夫妻相伴，平静地生活和工作。现在看来，这样的日子还要等待一段时间啦。

崔放十分欣慰地说：“我说老庄，你搞你的政治，我搞我的

医术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什么志同道合呀？人家王书记和马厅长还行，两个人都从政为官。你说呢？王姐。”

王风听了漫不经心地淡淡一笑。

王风回到家里，把回江源工作的话往外一露，老太太就地不高兴了，用眼睛剜了王风两眼，把咽了回去的话又冒了出来：“你折腾半辈子啦还没折腾够哇？你们家这是咋的啦？女的回城，男人不让着家；男人回城，又把女的调出去！”

“妈，这是革命需要，你不懂。”王风劝解着。

“我不懂，这革命咋就需要你们家，别人家咋不需要呢？”王老太太想了想又说：“行，需要，你就带两个孩子去，我不去！”

“妈，我带着两个孩子怎么工作呀？”王风这一说王老太太心软了，她不但心疼女儿，更心疼两个孩子。她憋了一夜的气，但胳膊拧不过大腿，第二天照旧跟着王风上了车，坐在车上一声不吭。

吉普车很快把省城甩到后面，渐渐地轮廓模糊了，进而不见了踪影。汽车在乡间的土路上吃力地行驶着，跨过一条条小河，掠过一丛丛树林，迎来一座又一座村庄、小镇和一片又一片的土地，刹时又把它们抛在车后。

吉普车跑了两个多小时才进入江源县界，车上的人谁都不话，只有车轮和雪路磨擦发出的响声——嚓嚓嚓，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故事在王风的记忆里流淌着，她对将要面对的工作憧憬着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嘱咐着：革命成功了，现在我们是“进京赶考”。是呀，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，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，务必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……

吉普车正在跑着，小芳在姥姥怀里叫了起来，她要屙屎。车停了一会儿刚刚开动，小中也叫了起来，他可能受了小芳的启发，也可能觉得不折腾一下自己吃亏似的，一声接一声地喊着要

尿尿。王风的思绪被搅乱了，心里很不高兴，两个孩子多事，轮番地折腾，她觉得给司机添了麻烦，于是用手指狠狠地在小中头上点了一下，小中随着委屈地哭出了声。孩子一哭，王老太太急了，心里叨咕着：这事儿你还管得着啦？没见过你这样当妈的！顺嘴说着：“师傅，停车，我也出一趟外头。”

车又重新开动起来。孙一夫坐在那里心烦了，两道重眉锁着，两支胳膊抱在胸前，随着车的颠簸，头一点一点地，心里不停地埋怨：庄部长啊，我跟你建议过不下三次，王风同志确实是女干部中出类拔萃的，别说提个正处，就是到省妇联当个副主任也够用。但是，就这样带娘挂崽儿地到县里当书记，能行吗？

突然，吉普车的速度慢了下来，后来竟一声不吭地横在了路中间。司机老段又是发动又是给油、手拧脚踩地怎么弄也没反应，只好跳下车掀开机器盖子检查。边叨念着：“咋不来油呢？真倒霉，它还来脾气啦！”

孙一夫急忙跳下车，虽然他不懂机械，也焦急地伸着脖子看，看那样子好像他也能帮助找到机器的故障。

王风虽然心里焦急却装出一副平和的神态，安慰着司机：“段师傅别急，慢慢修。”王风想，反正自己看也是白看，便站在路上向路边的田野里张望着。

路边的田野里，冰封雪盖，一望无际，看不出一点耕地的样子。只见三五成群的人们在冰地上刨着什么。王风索性向就近的一伙人走去。孙一夫摸了摸腰间的手枪，急忙跟了上来。

“李光腚儿”正在挥镐刨冰，老婆和孩子把破冰后冻在冰下面的玉米穗、土豆、大豆和谷穗什么的，一点一点小心地拣进筐里，然后装进撮在地上的麻袋里，偶尔还可拣出几条冻在冰下的小鱼。

王风和蔼地问：“老乡，这块叫什么地方？”

“李光腚儿”放下手里的活儿，拄着镐把，白茬羊皮袄敞着

怀儿，狗皮帽子两个耳朵向上卷着，满头腾腾地冒着热气。他听了王风的问话，认真地打量一番自己面前这一男一女，认定他们可能是干部，便笑呵呵地说：“你是问大名还是小名啊？”

王风不解地问：“大名怎么叫，小名怎么说呀？”

“李光腚儿”嘿嘿地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大名叫江源县三区解放村；小名叫冯家围子。”

王风自言自语：“冯家围子？屯南一里多路就是松花江的江汉子南河吧？”

“李光腚儿”惊奇地打量一眼王风，问：“对呀！你咋知道呢？”

王风点了点头，望着前方的屯落陷入了沉思。

孙一夫上前聊了起来：“老乡儿，你们这些人都是前边这个屯儿的吧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“李光腚儿”忙答：“嗯呐，我大名叫李大富，都四十来岁了，别说大富，连小富也没尝过啥滋味儿。八岁那年还没穿过裤子，土改斗争，大伙给我起个外号叫‘李光腚儿’，连县里马书记都知道我这个名儿。她，是我媳妇魏玉兰，这是我老儿子，叫‘狗剩儿’。”

“李光腚儿”媳妇不好意思地两只手在大襟上抹了一把，然后说：“嗯哪，我是他屋里的。”憨憨地一笑，仍旧忙自己手上的活儿。

王风蹲在孩子的身旁，同他一起拣粮食粒儿。‘狗剩子’先是一楞神儿，尔后照旧伸出两只小手儿去冰雪里拣粮，小手背黑黑的，冻得黑里透红，灵巧地在冰雪泥里翻动着，那可爱的天真和稚气叫王风好生感动。

孙一夫和“李光腚儿”搭讪着：“冲你这名儿叫的，成份是贫农吧？”

“李光腚儿”又是嘿嘿一笑，以自豪的口气说：“啥？黑籽儿

红瓢儿没隔秧，纯牌雇农。”

王风仰起脸求教似地问：“李大嫂，你们屯子的人都创这个干啥用啊？”

“李光腚”媳妇边拣粮食边回话：“这没霉的，人也能将就吃，这比日本鬼子给发的橡子面强多了吧？这霉的呢，喂猪照样长膘，喂鸡也下蛋，不一样吗？”

王风疑惑地问：“家里没有别的粮食吗？”

“李光腚儿”听了脖子根儿都红了，马上反驳：“谁说的？哪家没粮？家家都有。妈的，去年都快到‘秋分’了，若不是江里涨了一杆儿水，把洼地全淹鼻失啦，眼瞅着进囤儿的粮食全泡上啦，若不那可就蝻蝻儿啦！好歹岗地没淹着。你说也怪，自打日本鬼子倒台子，这岗地年年冒高儿，打我记事儿也没打过这么多粮食！”说完还嘿嘿嘿地笑个没完。

王风接着关心地问：“岗地打的粮不够吃吗？”

“李光腚儿”马上接上话茬儿：“够吃。岗地打的粮，上的咋吧咋吧的，全是一等粮，谁能舍得吃呀，都交公粮啦！”

孙一夫听了惊喜地说：“怎么，好粮交公粮，自己吃这个？”

“李光腚儿”媳妇瞅了瞅孙一夫：“看样子你们也都是干部。人说话啦，我们老农民最可交，若是对心眼子呀，能把心给你掏出来！你信不？”说完，两眼直直地盯着孙一夫，似乎孙一夫不认这个理儿。

孙一夫忙说：“我信！我信！老李，你歇会儿抽棵烟，我刨几下。”

王风十分激动，满含敬意地点了点头；孙一夫顺手接过“李光腚儿”手中的镐。

“李光腚儿”从腰间抽出短杆烟袋，在烟口袋里一边拧着一边说：“人心啊都是肉长的。若不是共产党给我们打天下，我们哪儿来的房、哪儿来的地呀？还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？臭美吧！

你说，我们若是把好粮食留着自己吃，从哪儿往下咽哪！我们这地方，若不是江水一出槽就淹，下场大雨就涝，别说一垧地交三斗公粮，就是交一石也是小菜儿一碟儿！”

“李光腚儿”的话触到了王风那根最敏感的神经，她接着便问：“老乡，那咋不想法治水呢？”

“李光腚儿”点着烟袋，吐了一口烟雾，说：“老百姓咋不想？想了也是寡妇想汉子白想。那年，日本鬼子抓劳工修了一阵子江堤，刚修个茬子就倒台子滚蛋啦。他们那也不是真为老百姓，那是他们怕江源这地方再闹抗联。名为修江堤，实为修公路，好从省城调兵什么的。这不是刚建国吗，我估摸着政府为这事儿也挺着急，打去年县里就来过人搞勘察啦。真能把这水治住，那感情好嘞！”

王风为之感动，紧紧拉住“李光腚儿”的手说：“老李呀，你们这种爱国的精神真值得表扬，治水的想法也很好！我代表县委感谢你们！同时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水咱们得治，叫它江里涨水不淹地，天下大雨不涝田，岗上岗下年年都丰收！”

“李光腚儿”异常兴奋，忙不迭地连声说：“行，中，县里发话，我们头拱地也干！”说完又觉得不对劲儿，重新打量一番王风说：“我说，你们是县里哪个部门儿的呀？”

孙一夫一旁插话：“我给你引荐引荐，她是你们江源县新来的县委书记！”

“李光腚儿”惊奇地望着王风，两只大手抓住王风的一只手：“书记，你贵姓？”

王风忙拦住话头：“老李，你别叫我书记，我叫王风。”

“李光腚儿”急忙向自己媳妇说：“我说屋里的，这是咱们县委王书记。”说完又有些疑虑地问孙一夫：“我说同志呀，我们县委不是马书记吗？”

孙一夫笑着说：“马书记是她男人，马书记升到省里当厅长

啦，王风同志来接他当书记。”

“李光腚儿”如同听到天大的喜事一般，忙转脸对自己媳妇说：“喂呀，你看人家，一个女的当这么大官儿。马书记是她爷们儿，她是马书记屋里的，快过来，见见。”说完又转向王风，“王书记，到我家坐坐吧，你当家的还在我家吃过饭呢。”

王风由衷地感到了农民的质朴和热情，连忙道谢、答应改日再来。

“李光腚儿”立马又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：“王书记，听刚才你那口风儿，好像你来过我们这儿吧？”

王风放慢了声音，说：“来过，那是十年前啦。老李，你们屯南街西头住着一个叫‘冯老秧子’的吧？”

“李光腚儿”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：“他，那啥，你看，大南边儿影影绰绰的有一个人刨粮食的，就是他。”

王风按照“李光腚”手指的方向眺望着，她心里多想一步跨到那个人的跟前，亲亲地叫他一声“老叔”！

(3)

王风、孙一夫回到吉普车前。“李光腚”在后边紧紧地跟着，边走边向田野里的人们喊：“喂——县委王书记来啦！”附近的老百姓听到喊声不约而同地向吉普车聚拢来。

司机老段沮丧地蹲在地上；老百姓亲亲热热地簇拥着王风，这个上前问个好，那个上前拉拉手；大人和孩子们都新奇地看着、抚摸着吉普车，个个喜笑颜开。

孙一夫试探着问司机：“怎么样啦？段师傅”

司机心情不快地：“真倒霉，今个儿它还要上啦，不但没油儿，还不着火儿。”

大伙围着看热闹，伸不上手、帮不上忙，跟着干着急。一位